



皖南事变

陈子谷編寫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一九四一年一月，國民黨頑固派在安徽南部截击新四軍九千多人，造成了歷史上的“皖南事变”。國民黨頑固派是想消滅共產黨和它領導的抗日力量，可是，國民黨頑固派不但沒有達到目的，反而再一次暴露了它的反动面目，它在政治上更孤立了；而新四軍由于黨的正确領導和人民的支持，却更發展壯大起來，成為東南抗日的
EL 2652
主要力量。

这本小冊子圍繞着皖南事变，講述了三方面的故事：新四軍的成立和它在敵后的活動；皖南事变；新四軍的發展壯大。

皖 南 事 变

陳子谷編寫 費聲福插圖

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春祈胡同73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外文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*

總號0815 開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3/4 插頁2 字數11,000

1956年6月第一版 1956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82,000

統一書號：T11C08·1

定價：(5)一角

目 錄

新四軍成立了	1
衛崗之戰	2
仗越打越大	5
解放區也越打越大	7
“摩擦”真象	9
“別了，三年的皖南”	12
一月四日	14
反擊國民黨軍	16
最後突圍	18
新四軍更壯大了	20

新四軍成立了

一九三四年冬天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——中國工農紅軍的主力，北上抗日去了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，就在老蘇區堅持艱苦的英勇的鬥爭。

老蘇區有十三個，分布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河南、福建、廣東、浙江（_{〔浙〕}_{〔閩〕}）和安徽（_{〔皖〕}）八省。當時，國民黨頑固派對老蘇區的人民採取了瘋狂的燒殺政策，他們把老蘇區的人民都看做敵人，不燒光殺盡，就不甘心。

紅軍游擊隊在紅軍主力北上抗日的初期，還能依靠電台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取得聯繫。後來，敵人燒殺圍攻越來越緊，游擊隊經常轉移住地；漸漸連吃的、穿的和用的都大成問題了。這樣一來，和黨中央聯繫就有了困難。最後，只好根據中央的原則精神，獨立活動了。

紅軍游擊隊處在這樣的情況下，真是艱苦極了。但是他們得到人民群众的熱烈支持，在鬥爭中不斷地鍛煉自己，一天比一天強大起來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蘆溝橋（_{〔蘆〕}_{〔溝〕}）事變發生。國民黨頑固派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被迫抗戰，並且接

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，整編西北的紅軍主力為八路軍（最初叫十八集團軍）。這年十月，又承認華中華南的紅軍游擊隊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。新四軍分四個支隊，叶挺（^{去14}_{[陽影]拼}）為軍長，項英為副軍長。

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，原是國民黨頑固派不甘願的。國民黨頑固派這樣做，一方面是被迫，因為全國人民要求抗戰，它不得不抗戰而又無力抗戰，就只好依靠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。另一方面懷着惡毒的陰謀，它以為新四軍裝備很差，開赴（^{EX}_[付]）前綫和日寇（^{ㄅㄨˋ}_[扣]）打仗，准會被消滅掉。這就是所謂“借刀殺人”。

新四軍面前確實擺着許多困難：家屬在后方的安全沒有保障（^{ㄉㄨˋ}_[度]）；武器和兵員沒有補充。單拿武器來說，新四軍有的武器還是內戰時期用過的，有的沒有瞄準器（^{ㄇㄠˋ}_[目紅雷]），有的長槍用壞了鋸成了短槍。許多人就連這樣的槍支也沒有，只好拿着大刀長矛殺敵。

新四軍戰士殺敵的意志非常堅決，什麼困難都嚇不倒他們。當時，全軍流行着一句口號：

“一切靠打勝仗來解決！”

衛 崗 之 戰

新四軍開赴前綫，分做兩路。一路在江南京、滬

• 2 •

(^{FX}_[戶])一帶，是新四軍的主力；另一路在江北，是新四軍的第四支隊。

新四軍開赴京滬前綫，正遇到國民黨軍隊從前綫敗退下來。他們丟盔(^{FX}_[鬍])卸甲，非常狼狽(^{FX}_[器])。他們被日寇打怕了，一提到敵人，臉色就變了。他們看到新四軍裝備很壞，就說：“你們有優良的紀律，做一支政治宣傳隊是好的；可是要到東綫去打仗，哼！”話沒有說下去，下文的意思是明顯的：還不是跟我們一樣吃敗仗。

國民黨軍隊根據自己的戰鬥力來估計新四軍，當然錯了。日寇呢，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占領了江浙地區，也不再把中國人民放在眼里。他們在許多城市和交通要道，連警戒也不設置。他們甚至以為可以關上門睡大覺哩。

敵人簡直是做夢！

新四軍進入江南不久，就給了敵人狠狠的打擊。那是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的事。

那一天，敵人的一个汽車隊從鎮江南下，運送鈔票(^[鈔]_[撥])。汽車共有五輛，由土井少佐(^{FX}_[左])和梅崗大尉(^{FX}_[尉])率領一百多士兵護衛着。新四軍探准了這個消息，就派了一隊人馬，埋伏在衛崗公路旁邊，守候敵人。

敵人的車子一輛跟着一輛，耀武(^[耀]_[武])揚威地駛(^[駛]_[使])過來了。草堆里發出了清脆的(^[槍]_[聲])槍聲，

接着是机枪的長嘯(^{T14}_[唳])。敌人的汽車司机,随着槍声从座位上倒下去了,汽車也像受了伤的野獸,向前猛跌了几步,再不动了。敌人遭到这突然的襲击,慌做一团,他們还来不及跳下車子抵抗,又有些人給手榴彈炸死了。新四軍不讓敌人有一分鐘的喘息,撲过去扭住他們。敌人土井少佐,还想掙扎(^[掙]_[扎]^[讀]_[讀]^[爭]_[透]),就被新四軍的一个參謀砸死(^[砸]_[殺])了。

战斗結束,打死了几十个敌人,打毀了四輛汽車,繳獲了几百支槍,兩把軍刀,一面軍旗,另外,还有日本鈔票、香烟、罐頭和糖果。新四軍沒有一个伤亡的!

附近的人民听說新四軍打了大勝仗,都爭着來祝賀、看勝利品。第一支隊的司令員陳毅(¹_[藝])同志,还寫了一首詩來祝賀勝利。詩是这样的:

抗日旌旗(^[旌]_[旗])到江南,

終夜驚呼敵胆寒;

鎮江城下初遭遇,

脫手斬得小樓蘭(²_[蘭])^①

衛崗之戰,大大震動了京滬地區的敌人,可是它却大大地振奮了大江南北的人民。从此,中華民族求解放

① 樓蘭是西漢時代西域的一個國家,它常常襲擊中國。漢昭帝派兵斬了它的國王,樓蘭改稱鄯善,和中國通好。陳毅同志借用這個故事,把日本比做小樓蘭。

的旗帜(ㄕㄨㄣˋ),在江南敌后高高地飄揚起來了。

仗越打越大

在新四軍开進江南以前,敌人在南京、蕪湖(ㄨㄨˊ)、鎮江一帶,只不过三个联隊的兵力;新四軍進入了江南,敌人就增加到三个师团的兵力,占領武漢后,更增加到五个师团。

从一九三八年八月起,敌人对新四軍就开始了“扫蕩(ㄕㄨㄢˋ)”,“扫蕩”几乎是一月一次。同时又采取了所謂“梅花樁”式的堡壘政策。“梅花樁”政策是在公路、鐵路、桥梁等交通要道,每隔三里五里的地方,就修筑一个工事或据点。这工事和据点,多得像梅花瓣(ㄇㄨㄛˊ)一样。

新四軍在“梅花樁”里活动,是非常艰苦的。部隊要常常轉移駐地,躲避敌人的監視。轉移只能在夜里,而且还要格外小心,稍有响动,說不定就会弄出麻煩來。說話、吸烟不行,就是落脚喘息,也要留神。行軍时,三五里長的隊伍,靜悄悄的一点声响也沒有。

新四軍为了迂迴(ㄩㄢˋ)敌人,或者突破敌人的包圍圈,也常常連日行軍。大家走呀走呀,头天把太陽送下了山,第二天又迎接太陽出來。如果碰上敌人,还得立刻战斗。有个战士在一次急行軍后的早上,寫了

一首詩：

莫回顧你腳边的黑影，
請抬頭望前面的朝霞（^T_Y）；
誰要自由，
誰就要付出血的代價。

茶花開滿山頭，
楓叶（^楓_Y）紅遍了原野；
誰也不歎息道路崎嶇（^崎_Y），
我們戰鬥在茅山（^茅_Y）下。

這詩充分表明了新四軍戰士飽滿樂觀的戰鬥情緒。

新四軍的活動是神出鬼沒的，敵人尽管想盡一切辦法“掃蕩”、防禦（^防_Y），仍然常常被打得頭破血流。如有名的官陡門（^陡_Y）戰鬥，只用了半小時的工夫，就殲滅了全部二百多名偽軍；東灣戰鬥，消滅了據點內的全部日軍，還打垮了敵人三次汽車增援。

環境尽管是這樣艱難困苦，可是共產黨還是非常重視戰士的教育，注意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。當時在部隊中推行五百字識字運動，要求每人每日識一、二個字。戰士們的衣袋里都插着筆，揣着（^揣_Y）小紙本，部隊一落腳就學習。從前老鄉們認為當兵的都是老粗，現在看見新四軍的戰士能寫會算，有的就稱他

們做“學生軍”。

新四軍戰士的階級覺悟不斷提高，人人都自覺地遵守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。他們愛護老鄉的莊稼，幫助老鄉幹活。他們打仗英勇頑強，處處護着老百姓。於是老鄉們把新四軍佩帶(〔佩〕讀ㄆㄟˋ〔帶〕讀ㄉㄞˋ)的畫着一個持槍沖鋒的戰士形象的臂章(〔臂〕讀ㄅㄧˋ〔章〕讀ㄓㄨㄥ)，當做“活菩薩(〔菩〕讀ㄆㄨˊ〔薩〕讀ㄙㄚˋ〔活〕讀ㄏㄨㄛˊ〔無〕讀ㄨˊ〔拼〕讀ㄆㄧㄣˊ)”。到處流傳着兩句歌謠：“吃菜要吃白菜心，當兵要當新四軍”，人們都把自己的親人送去參軍。

新四軍就是這樣越打越強，越打越壯大。

解放區也越打越大

一九三九年三月，漢奸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傀儡(〔傀〕讀ㄎㄨㄟˋ〔儡〕讀ㄌㄞˋ)政府，蔣介石也在重慶高叫“曲綫救國”。“曲綫救國”事實上就是投降日本。在“曲綫救國”的政策指導之下，國民黨頑固派的軍隊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兩年中，單在華中地區就有十多萬人投降了敵人。這樣一來，新四軍作戰的負擔就更重了，又要對付日寇，又要對付汪精衛的偽軍。

可是，在南方，新四軍在共產黨的正确領導之下，依然是越戰越強，解放區也越打越大。

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兩年間，新四軍在東到

上海近郊(婁),西到武漢,北到徐州这样广大地区,都陸續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根据地。同时成立了苏南指揮部和苏北指揮部,領導这个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。

新四軍在江南敌后战场,已經打出一个新的局面了。

新四軍的战斗力,也大大增强了。許多工人和学生参加了部队。新四軍还用勝利品装备了自己:战士們都使上了日寇的“大盖子”步枪,每个連隊还有日寇的輕机枪或重机枪,有的还有小鋼炮,以后又有自己制造的擲彈筒(擲手榴彈用的)。战士們穿的也不再是那么破破爛爛了,而是清一色簇新(簇新)的單衣或棉衣,而且有的全排全連都穿上繳獲日本鬼子的呢制服或呢大衣。

战士們总爱得意揚揚地唱一支歌:

沒有吃,沒有穿,
敌人給我們送上前;
沒有槍,沒有炮,
敌人給我們造。

真的,只要跟鬼子打一仗,粮食彈藥什么都有了。

敌人遭到新四軍的不断打击,伤亡一天比一天多,士气也开始低落了。

新四軍剛進江南的时候,敌人非常猖狂(猖狂),

他們寧肯打死，決不繳槍投降。現在可不同了。有次，一支隊的兩個團襲擊九里的敵人，打了一天一夜，打退幾次增援的敵軍，結果，歼滅、俘虜了几百個敵人。俘虜中有一個名叫佐藤男的，他在被俘的第二天，就寫了一張反戰傳單給日本弟兄，勸他們早日放下武器。他還在溧陽（〔溧〕讀[利] 〔陽〕）一個群眾大會上，唱了個歌子，表示日本士兵內心的悲楚。

江南的日寇嘗到了新四軍鐵拳的味道，他們“武運長久”的迷夢被粉碎了。

“摩 擦” 眞 象

國民黨頑固派原是想借日本侵略者的屠刀，來消滅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。新四軍發展了，抗日力量壯大了，它們當然忌恨，於是採取了許多反動措施（〔措〕讀[錯] 〔施〕），像“限制異黨活動辦法”呀，“異黨問題處理辦法”呀，口里也天天嚷着（〔嚷〕讀[光] 〔日〕）“防共”“限共”“溶共（〔溶〕讀[容] 〔日〕）”和“滅共”。

國民黨頑固派的這些反動措施，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，只有日本侵略者才鼓掌歡迎。

這些反動措施的事實之一，就是它調集軍隊，圍攻抗日根據地和製造慘案。如一九三九年，秦啓榮（〔秦〕讀[陽] 〔啓〕）

在山东博山襲击八路軍山东縱隊，四、五月間，張蔭梧（「蔭」讀山「印」、）在河北深縣搗毀（「搗」讀「分」又「鳥」）八路軍的後方機關；在新四軍活動的地區內，就發生了有名的“平江慘案”和“礪山慘案”。

平江是湖南省的一個地方，新四軍在那里設立了通訊處，處理軍屬的生活問題。國民黨頑固派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這一天，無故派軍隊包圍了通訊處。通訊處的主任涂正坤（「涂」讀去又「圖」、）和兩個工作人員，當場就被殺害了。到了半夜，又在黃金洞活埋了九個人。

在河南省礪山竹溝地方，有新四軍的一個後方留守處，這裡共有傷員、病員和家屬兩百多人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國民黨頑固派又用同樣的手段，把留守處的全体人员包圍殺害，連几歲的小孩子也不放過。

接着礪山慘案之後，蔣介石更命令他的軍隊進攻陝甘寧邊區，侵佔了淳化（「淳」讀「敘」又「唇」、）、栒邑（「栒」讀「日」又「尋」、）、正寧、寧縣、鎮原五個縣。在山西省西部，閻錫山（「閻」讀「安」又「鹽」、）集中了六個軍的兵力，向抗日決死隊和抗日犧牲救國同盟會進攻。一九四〇年春天，又命令朱懷冰襲擊太行山區的八路軍總司令部。

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，已經達到了高潮。

在新四軍活動的區域，國民黨製造摩擦，也越發猖

狂了。它進攻新四軍一次比一次緊，用的兵一次比一次多。一九四〇年四月，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，指揮部隊攻占駐在津浦路東半塔鎮的新四軍；六月，又用十四個團的兵力圍攻駐在江都和泰縣交界的郭村（郭[讀][鍋]）的新四軍。同時，國民黨蘇南行署（[讀][署]）主任冷欣，也指揮部隊向陳毅同志領導的一支隊進攻。共產黨中央為了避免摩擦，命令一支隊忍痛退出蘇南，渡到長江以北去。

新四軍希望和平解決這些摩擦事件，一致對外，還請了地方上一些公正人士出來調解。可是國民黨頑固派一心想消滅抗敵的軍民，什麼話都聽不進去。

陳毅同志帶領一支隊過了長江，一連幾次又遭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，可是都把他們打退了。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，韓德勤集中了二十六個團、一萬五千人的兵力，号称十萬，來進攻泰興縣黃橋一支隊的司令部。這裡的新四軍只有七千人，立刻展開了自衛戰。黃橋有一萬多老鄉，也自願來幫助新四軍修築工事。軍民聯合起來，打了三天三夜，還是把國民黨軍隊擊潰（[讀][潰]）了。

新四軍後來還活捉了韓德勤。新四軍並不記仇，只教育了他一番，他承認錯誤，就釋放了。

緊接着這些事件，國民黨頑固派就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——皖南事變（[讀][變]）。

“別了，三年的皖南”

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頑固派的政策是：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”蔣介石每次制造“摩擦”，都沒有討到便宜。

可是國民黨頑固派不“消滅共產黨”，是不會甘心的。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，蔣介石派使（「曉」讀 p x 「族」）他的參謀長何應欽（「欽」讀 q i n）和白崇禧（「崇」讀 c h o n g 「禧」讀 x i），聯名發表通電，要黃河以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開到黃河以北去集中。這明明是要拔掉日寇在華中的眼中釘，而且企圖趁八路軍和新四軍轉移的時候加以襲擊，一網打盡。

國民黨頑固派的這個可恥的陰謀，被共產黨中央揭露了，沒有成功。可是共產黨中央為了顧全大局，還是答應在安徽南部的新一軍，開赴長江以北去。

國民黨頑固派真是狼心狗肺，它公然把這個消息廣播出去，這實際上就是向日寇公開告密。日寇知道了這個消息以後，對長江封鎖緊多了：兩岸增筑了許多碉堡，江上的船隻全給燒了，巡邏船（「巡」讀 x u 「邏」讀 l u o）還晝夜不停地在江中搜查。

這一來，新一軍感到左右為難了：不走吧，只會給國民黨頑固派造謠的口實；走吧，真的要插上翅膀（「翅」讀 c h i），

「勝」讀「ㄕㄨㄥˋ」), 才能飛過長江天險!

可是，新四軍還是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指示，準備克服一切困難，轉移到長江以北去。

十二月初，叶挺軍長親自到江西去，和國民黨第三战区司令長官顧祝同商量向北轉移的路綫。叶挺同志的意思是：最好經過苏南，在揚中一帶渡江。因为皖南的銅陵(繁昌)、繁昌沿江一帶，日寇封鎖很嚴，新四軍行裝笨重，人数又多，怕不容易通过。顧匪祝同听了后滿口答应，还說了一些客套話來敷衍(敷衍)[表] [演]，絲毫沒有露出陰謀的迹象。

叶军长回部队后，就叫一千多病弱残疾和后勤人员，按照商定的路线先走。这批人员沿途没有受到阻拦，到达了苏南。

这月下旬，新四軍軍部准备起程了。駐紮的地方，到处唱起了“別了，三年的皖南！”战士們紛紛向鄉親告別，鄉親都來挽留，舍不得新四軍离开。

这时，顧匪祝同又玩了一套鬼花样：他命令五十二师邀请新四军的篮球队作一场临别的“友谊”比赛。就在“友谊”比赛的后面，国民党顽固派已经部署好它的阴谋了。它在新四军必经的路线上，埋伏了七个师和两个炮兵旅，共十万余人的兵力，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军。这些国民党军，有从安徽宣城调来的，有从苏南溧阳、

深水、高淳一帶調來的，有從浙江金華、開化調來的。路程遠的，有八百里，有的連趕七天七夜才趕到。像這樣大規模的嚴密的軍事布置，是國民黨頑固派對付日本侵略者從來沒有過的。

原來國民黨頑固派的敵人不是屠殺中國人民的日寇，而是抗戰有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。

國民黨頑固派，就是這樣進行“抗戰”的呵！

一 月 四 日

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，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。

這一天，新四軍軍部帶領三個支隊、教導總隊和特務團共九千多人，離別了駐地雲嶺。三年來同志們和老鄉血肉相連，相依為命，一旦分別，心中都有說不出的苦楚。

部隊怕長長的行列容易被日寇的飛機發現，依然在夜間行軍。

下午八時左右，部隊拔營了，這時天忽然下起毛毛雨來。本來是月黑夜，雨天掛滿了厚厚的雲塊，夜就更黑了。不要說看不見對面的人影，就是自己伸出手掌，也看不清五指。部隊翻過高峻（峻）的山嶺，又在狹窄的田坎（坎）上穿行。天雨路滑，行走困難極了。有些幫